

# 一门诗礼父子传芳

文本刊特约撰稿 张意薇



海口市攀丹村西洲书院里的唐胄画像。 陈耿 摄



唐胄长子、进士唐穆画像。 陈耿 摄



唐胄次子唐秩画像。 张意薇 摄



民国《攀丹唐氏大宗谱》收录了包含唐胄父子三人作品在内的《传芳集》。 陈耿 摄

《传芳集》是琼州攀丹唐氏的诗文辑录，其中明代正德琼台志的纂修者唐胄及其长子唐穆、次子唐秩的诗歌占了很大的分量。

民国时期，海南知名文化学者王国宪就收集整理先贤遗珠，作《敬题唐西洲公三父子诗集》，称颂父子三人的人品与诗才，并肯定了《传芳集》的重要价值：“一门学诗礼，大雅何深阔。传芳保勿失，不随时代更……琼台编文献，考校须求精。寿世传不朽，百代奉典型。”

21世纪初，海南出版社“海南先贤诗文丛刊”《湄丘集等六种》收录的《传芳集》，也专录唐胄的诗文以及其二子唐穆、唐秩的诗歌。

其实早在明末清初，海南先贤就对父子三人的诗歌艺术成就给予很高的评价，并认为唐秩的水平超越了其父其兄。

“巍巍唐西洲，一代名公卿。”唐胄（1471年—1539年，字平侯，号西洲）是明代名臣，官至户部左侍郎，正德《琼台志》纂修者。他有三子，长子唐穆（1501年—1546年，字景文，号养吾）、次子唐秩（1502年—1567年，字天叙，号存吾，又号水竹）、三子唐稼（1506年—？年，字素养，号乐吾）。

唐穆与唐秩，兄弟二人感情要好，但性格、志趣迥异。唐穆考取进士，授礼部员外郎，为人雅朴。唐秩天资聪颖，既博洽儒业，又精于道家的符篆之学。

《溟南诗选》辑录明代海南文人诗作，编者陈是集（1593年—1648年）在序言中评价道：“钟（钟芳）、唐（唐胄）二司徒歌行亦佳，由其学问深邃，有以使之……唐希夷（唐

“鹤”是中国古代诗歌中的常见意象，父子三人诗中都曾以“鹤”的形象来传情达志，却大异其趣。

唐胄调任偏远的云南，写下“碧鸡金马看人淡，白鹤瑶琴伴意长。敢忘恩波天与阔，自伤痴拙老添狂”。他虽因年迈而想致仕还乡，安享悠然自在的生活，但却深感皇恩浩荡，不敢忘记自己肩负使命，诗中的“白鹤”与“瑶琴”代表儒士的高雅。

唐穆《题张鹤野鸣鹤图》中的鹤“但作盛世鸣，不为尘网羁”，太平盛世无须噤声铩羽，贤者鹤鸣九皋，广阔天地大有可为。

唐秩则在《自咏海天孤鹤》中以“鹤”自期自比，“秋海霜天放眼青，雪衣丹顶破云轻”，鹤的品格高洁清白，仙姿玉质，正是唐秩所要追求的境界，“不知何日能归去，直到珠楼十二城”，只是不知怎么摆脱这尘世

唐秩与唐穆虽然各存诗仅二三十首，但也能找到唱和之作。

如唐穆有《送彭密渊谈仙，适弟存吾以诗约彭赴罗浮、武夷，予不能赴，赋此》，超长的诗题记录了唐秩写诗邀约唐穆共游罗浮、武夷之事，唐穆以诗回赠。

唐秩的《过兄处陪李三吴四诸人即和原韵》写得情意切切：“昨夜春堂倒玉厄，诗歌凑出十分奇。东风醉眼花偏好，明月看人酒更宜。自信生来惟爱笑，深惭梦里未曾知。兄

## 君不见，女苦吉贝男苦簦

秩）任诞自废，诗才奔放，师海琼子一派，跨出父兄之上。”这里是说，唐胄诗歌列于佳作，是因他学问深邃。而唐秩作为一个道士（“希夷”有虚寂玄妙之意，可指称道士），有魏晋任诞之风，诗作不拘礼法，继承了白玉蟾诗法自然的风格，单从艺术成就上讲，是超越了他的父亲和兄长的。

唐胄因耿介正直，两次被朝廷罢官免职。其诗内容多来自仕宦经历，包含了他对民生疾苦的同情、对忠义之士的表彰、对美德懿行的赞颂等，常用典故，风格质朴。

唐胄长诗《咏万州藤作女工》中，有“君不见，女苦吉贝男苦簦，停车请免崔相公”等句，就颇具悲天悯人的情怀。

唐胄与唐穆为海南少见的父子进士。地方志表彰唐

## 一样咏鹤 三样情志

的烦恼，随鹤羽化飞升。比起父兄的积极仕进之态，唐秩在自我的寻找和塑造中多了掩抑低迷的情绪。在求而不得的精神苦闷中，就会发展出一种策略或姿态：用自嘲消解自怜，用悲悯对待无常。

岁月不居，时节如流。唐秩的日暮月出、春朝秋夜，都在兀坐、在体悟，所以有了“对客鸣琴罢，孤灯照寂寥”（《客夜》），有了“独坐青苔软，无风花自香”（《晚坐》），有了重阳的“秋愁无奈处，又得数声鸦”（《秋夜偶书》），有了七夕的“无情离别心何许，要借当年奉使槎”（《客中七夕》）。低头看旧稿，他“自是不平方叹息，休嫌未病学呻吟”（《与知友看旧稿》）；抬眼望月蚀，他自怨自艾又自嘲，“运衰多在清明世，身贱何须诡怪诗”（《月蚀》）。

唐秩自号“海天孤鹤”，可又困于此身、困于此世：“眼界

## 兄弟唱和 诗酒年华

酬弟劝何妨病，今日重逢莫厌迟。”悲感哀感的情绪一扫而光，从中可以看到唐秩诗歌中欢乐舒展的一面。

尽管唐秩诗自我抒怀的篇目较多，但也不乏对百姓疾苦的同情与悲悯。如《伤旱》或有讽喻之意：“火稻熟翻白，山花瘦更颯。银河无限水，一滴不分人。”《新婚别》是仿古之作，写一对新婚夫妇被兵祸无情拆开，“满目太平世，干戈何惨然”，充满了对兵祸的控诉和对幸福的向往。

唐秩诗歌较少被关注和

穆有乃父风范，唐穆诗歌平和温厚，王国宪赞叹他们前后相继，联翩济美。

唐秩的“任诞自废”与“诗才奔放”是他诗歌的一体两面。如唐秩在《走笔题友人笑游海宇卷》中放诞不羁，把佛道礼法“笑”了个遍，“笑佛有灵巧拈花，笑仙白日忙飞速”“笑官凭法任重轻，笑客争逐图酒肉”，虽然最后回归到“欲笑不能”的困顿现实，但用一首诗照见了他在性格与时代环境的格格不入，这也是他“任诞自废”的根由所在。

实际上，嘉靖朝中后期，皇帝沉迷道教，妄图长生，便有宵小之徒盗名欺世，沽名钓誉。世道人心不古，唐秩作为一个出生于书香世家的才子文人，他的轻世肆志、矛盾纠结，正是光怪陆离时代的投射与影响。

不开心胸寒，脚迹不广眼界窄。自古贤圣与仙佛，生来何曾恋家宅。”这首送友人远游的《壮游叹》，也夹带着他对自我境况的喟叹。唐秩在诗中自比井底之蛙，空有奇志，但限于一地，抱负难展，因而对壮游天下充满了向往。如同他的父亲唐胄在《杖策壮游卷》的序言中所写的那样：“纨绮苦不宁，竹帛羞不芳”，人在富贵中无所事事便是浪费生命，应该有所抱负，善于远游，以“尽天下之大观”，才能“抱之宏而成也大”，终成一番事业。

唐秩存诗31首（《传芳集》录30首，另有《新婚别》见于《溟南诗选》），他诗歌题材丰富多样，酬赠诗有《赠友人远游吴楚歌》《壮游叹》等，咏怀诗有《自咏海天孤鹤》《自拟挽辞》等，咏物诗有《和行甫侄咏菜》《咏窗前白鸡》等，与友人和诗颇多，所交往者有儒、有道、有释。

评论，可能与他是“方外之人”的身份有关，但显然他的创作是超出了一般道教诗歌多写炼丹成仙等题材的。这一点和同样生于琼州的道教宗师白玉蟾类似。

陈是集曾说，修道之人未必会写诗，白玉蟾能写诗，但是又不拘泥于此类，是他诗歌能出类拔萃的原因。

“非道非释亦非儒，读尽人间不读书。非凡非圣亦非士，识破世上未识事”，白玉蟾对自己身份的定位并不设限，唐秩也是。□